

驚濤歲月中的
香港黑社會

洪

廖子明著 孫衛忠譯

驚濤歲月中的
香 港 黑 社 會

廖子明著 孫衛忠譯

驚濤歲月中的香港黑社會

2003年6月初版 定價 88 港元
作者 廖子明
譯者 孫衛忠
美術設計 廖子明
執行編輯 網上電子出版編輯部
出版者 網上電子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德輔道中 173 號南豐大廈 2101-4
電話 (852)25617733
傳真 (852)25624233
香港經銷 全力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葵涌打磚坪街 58-76 號
 和豐工業中心 1 樓 8 室
 電話 (852) 24947282
 傳真 (852) 24947609

ISBN 962-86421-7-0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編輯者贅言

作為黑社會組織，三合會是令人厭惡的，但它畢竟是香港社會不可分的一部分。本書作者廖子明是前香港上訴庭大法官，多年關注三合會的活動，發現三合會在過去歲月，每當香港社會發生重大變動，它都受到征募和參與。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三合會究竟又受到怎樣的引誘和利用？作者掌握了大量資料，嚐試作出準確的描述，可供執法部門、文化工作者及感興趣人士參考。

目錄

- 01 序言
- 05 導言
- 10 第一章 殖民統治下的始創時期
- 13 第二章 三合會的歷史
- 18 第三章 三合會介入政治的情況
 - 18 A、 早期
 - 22 B、 香港三合會的歷史
 - 28 C、 香港景況
- 34 第四章 三合會勢力在香港坐大
- 54 第五章 香港回歸前後三合會的活動動向
 - 55 A、 電影業
 - 67 B、 學校
 - 84 C、 一般的三合會活動
 - 143 D、 海外的三合會活動
- 190 第六章 對分析的一得之見
- 202 第七章 結語
- 215 索引

序言

認真說來，外國人研究三合會總會有點隔膜，一般人也往往對他們的研究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我在香港成長，出身法律界並且通曉中英雙語，熱切渴望能在這個謎一樣的題目上有所貢獻。我要寫這本關於三合會的書的真正原因，並非因為我曾廣閱三合會的資料，也不是因為我欠謙虛地自以為享有較別人多的優勢，而是因為我心中對中國的歸屬感。在三合會的歷史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外在勢力善用或誤用三合會的故事，中外的革命者、政黨、當權派以及各種利益集團都曾這樣做。

我也很想知道，在香港步向 1997 年 7 月 1 日的回歸途中，三合會前後是否會被利用或作惡，而且在過渡期中有關方面是否對三合會能適度約制。

三合會是在一團迷霧之下運作，即使「臥底」行動也只能略窺一二，成果往往僅足以使當局能夠提出檢控。對於三合會的地下活動，諸如控制娼妓、高利貸、恐嚇、勒索、國際販毒及販賣婦女等詳情，實在仍是鮮為人知。因此，我們應集中研究三合會的公開活動似乎來得更有意義。

在香港，小規模的三合會組織往往不受約束，可以各自建立他們的細小勢力範圍。他們的活動多

屬卑劣性質，並且實在難於從中得出什麼較有意義的結論。97 回歸正好提供一個回顧並總結三合會情況的好機會。所有利益集團都有招攬或爭取三合會支援的誘因，這些誘因甚至往往是難以抗拒的。在 97 回歸將臨之際，與三合會互通聯絡將變得更迫切，並因保密差而較易察覺。香港即將結束殖民地時代，進入一個未知的紀元，香港的過渡勢必使本地的三合會興起波瀾。在三合會的歷史中，這會是十分有趣的一章。

在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已決定在書中主要引用已出版並公開的資料來捕捉三合會的行為模式。在過渡期中，與三合會的聯繫活動應會更明顯，而從已公開的資料也可以是極度發人深省。因此，我依靠這些資料所作出的論斷應該是比較準確的。本書整理所得的資料，足以讓讀者自行分析，甚至判斷我所作的分析是否正確，我覺得這樣的處理方式還是比較為好的。

我們必須明白，香港警方對三合會的掃蕩並不一定能使三合會受到徹底的重創。舉例來說，在警方突然加強出擊，三合會未能如常對警方的偵查作出充分防範而受傷害；警方行動可說成功，但一般評估只能算是對三合會的活動進行了有力的抑制。本書所用資料，在 97 回歸前十多年已開始搜集，資料整理工作直至回歸後一年多才告一段落，長時間的資料搜集令本書更形充實，功夫也算帶來了一定

的回報。

本書希望以務實的態度來研究三合會的興起。但是，正如三合會的大部份活動一樣，三合會本身的歷史隱晦，是難以絕對明確描述其細節的。本書並不以三合會如何滋長為主題，而是集中於研究已知的三合會在過渡期前後在本地有什麼行動和反應，希望從中找出他們是否有被利用。在編寫本書的內容細節過程中，有兩個環節是非常突出的，那就是「踢學生入會」和電影業的勒索行為。本書對此有專題描述，而警方的撲滅行動正好為我提供了仔細研究這個題目的上佳材料。這兩方面的活動，現都偃旗息鼓。警方已勉強可以抑制三合會在學校的滲透活動，而隨著三合會本身在電影業的商業活動日趨成熟，它們在這方面的勒索活動也演變成爲電影業的自律問題。但無可諱言，不斷的監視是有必要的。即使這些活動有所消減，也未有完全消聲匿跡，再加上三合會仍有其他活動，凡此種種均顯示出三合會是社會的毒瘤，會蔓延爲禍，對他們的監察不能時刻稍有鬆懈。

我計劃在本書中對探討三合會如何與過渡期拉上關係，所以不得不提及三合會以前的政治活動，而在提及三合會在過渡期中的全面活動之時，我也有描繪三合會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混亂。

本書爲讀者提供了思考的材料，希望能引發讀者自行作出判斷的興趣。我的資料來源非常廣泛，

但我決定不——道明提供資料給我的人和我所曾請教的知情人士。我對他們深表感激，這個自不待言，如果本書有錯漏謬誤之處，其責任當然盡在於我。

最後要說的是，本書初稿的修訂工作，多蒙 Kim Kwan 女士及 Martin Ng 先生不辭勞苦代為分擔而得以完成付梓，本人永遠銘感於心。

廖子明

中文版 2003 年春於香港

導言

在我從事民事法律四十多年的生涯中，不時會被三合會的神秘色彩吸引而對之加以研究。如同很多香港土生土長的人一樣，我的童年時代也屢屢可見三合會非主流文化的影蹤。對孩提而言，那種經驗甚富戲劇色彩，但也極具破壞性。我現在仍能記得的三合會卑劣行徑，最早的一次是兄長在西區英皇書院大門口被人恐嚇勒索一仙，那已是六十五年前的事。那時我的兄長只是一名小學一年級學生，當時我完全不知所措，對這種舉動憎惡萬分。

另一次不快經歷發生在我參加的一次學生舞會。一名少年找來數名打手對付他的十六歲戀愛對象。那紉褲子弟富有而不懂事，那次也是我第一次目睹的三合會暴力事件。而這些暴力事件也頗常見。我也曾目擊「交通管制人員」在某些小型巴士上落客區收取保護費的場面，而且次數之多，使人憂慮。在會所的茶餘飯後，我也聽過一名改過自新的前三合會成員在半醉時憶述他如何以麻布袋裝著仇人屍體沉於香港海底的令人驚愕故事。即使到現在，在諸多名目的華人節日中，也仍有人公然以募捐為幌子向商戶及小生意人索取金錢。所有這些，也只是他們的卑劣活動的冰山一角而已。隨著時日

遷移，人們對這些恐怖的場面變得冷漠。我也常站在一旁目睹這一切而無動於衷，猶如隔岸觀火。但這些回憶實在揮之不去，使人心有所感感然。任何有正義感的人本應有所行動，但作為一個生於香港的「香港仔」，早於成長過程之中已習慣接受殖民地統治下的一切負面現象，視之為生活的一部份。雖然如此，但良心上我仍然覺得不安。

三合會本質上並非殖民制度的一部份，但是一個並不關切社會及與社會脫節的麻木政府正好為三合會的滋長造就了溫床。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寫這本書也不是因為與三合會有什麼私怨而特別針對他們。無論如何，1997 回歸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使我們從多方面觀察三合會在香港這段歷史中的情況。他們在香港這段殖民統治時期的最後一章的活動應該是比較明顯的，我希望能夠從三合會在這段時期的記錄，更好地理解他們的行事方式；在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這個過程中，是否有任何權力集團或派系為政治目的而拉攏三合會，這一點尤其惹人關注。

三合會份子狡詐善變，行動隱密。更糟的是他們卑劣無恥，甚至不惜害人性命。站在法律天平正義這一邊的人實在很難從三合會的秘密部署中臆測他們的戰略，更別說對三合會得出有見地的結論。我只能憑藉現存的研究成果及其他資料、我對香港這個我一直在其中生活的地方的認識（三合會也在

這個社會蓬勃發展，我與執法人員的聯繫和對這個題目的熱切興趣，在這本書中闡述我個人對三合會的動向及意圖的意見。在這方面報章雜誌的報導也對我非常有幫助，要瞭解三合會，觀察他們的所作所為要較捕風捉影更為真實，而從他們行動之中也可窺見他們的動向。研究他們的實際行動，才能對他們有透徹的瞭解和評價。我搜集的資料是從 1980 年代開始的，希望藉此能得出三合會自那時起的發展趨勢及特徵。讀者看罷此書，應可自行判斷其結論，當不會遜於作者。所以我要給予讀者足夠的背景資料，以便引起讀者興趣，自行探索結論。

由 1842 至 1997 年，香港是由英國管治的。把我的兩個在香港出生的孫兒算在內，我的家族在香港連綿已超過五代。我的先人在香港被割讓給英國之前已經在香港居住。1997 年香港回歸後，即使在美國國會，美國眾議院自行組成的關於香港特區的專責小組也報道說，香港「到目前為止還是挺好的」。英國政府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之後的第一份關於香港的報告內容也是令人鼓舞的。從所獲得的資料看來，是否就能夠得出香港三合會已經受到控制的結論？美國及英國對香港的評論是否也適用於對三合會的控制呢？無論這些外國的觀察有什麼含義，對香港來說，過渡是一件大事。在這個巨大的轉變中，三合會及與他們相關的活動也是值得一書的大事。我熱切期待經歷這個階段。我通曉中文，大

有助於我的資料搜集工作，但這個題目涉及的領域極廣，難以鉅細無遺，我只能以找到一些僻冷資料而聊以自豪。在這個地區的三合會，不管是爲了崇高理想抑或是純粹爲了攫取利益或兩者參半，數百年來一直捲入動盪的政治發展之中。本書似乎應該能夠囊括三合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主權前後這一較短時期內所有的已公開活動，不管是刑事、政治或其他方面。希望這些在這個即將消逝的年代之中已公開的活動紀錄可以作爲未來的參考資料。

我又相信，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之後一年內，三合會的活動情況應該已經可以穩定下來，故此資料搜集的對象是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十多年至該日之後一年的資料。這樣的資料取材時間是希望能提供一個有意義的資料基礎，藉比較 1997 年之前的統計數字和其後一年的活動，希望可測出三合會之前的行爲模式、運作情況和之後是否有什麼改變。本書的研究範圍也包括探討在 1997 年過渡期三合會是否有任何政治任務和是否有轉向海外更爲容易發展的地區的趨勢。這些問題一定是我們的執法部門及全球的執法部門都非常感興趣的問題。

香港面積有一千零九十五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島僅佔八十六點二五平方公里。除了香港本島之外，香港還有一個半島和二百多個小島。1997 年人口超過六百三十萬人。很多人甚至相信，在 1997 年

7月當時香港的人口已超過七百萬。我雖然愛香港，也可細述香港風光如畫之處，並且還有部份地方仍未被大規模開發，但我總不能說香港是一個寧謐的城市。從地理上來說，我們並沒有處女地。至於道德環境，因為香港的地理位置、以及香港在中國政治發展之中的作用，三合會從未在香港絕跡。香港出入境容易，致使有相當數目的三合會精英執事人員混入香港。有關當局對三合會的猖獗活動是非常緊密觀察的。本書會概述關於這些不受歡迎的份子在1997年7月1日之前的一段日子所作所為的報道。我雖然想對香港在一段時期的歷史添加傳奇色彩，但我一定不能不認真尊重鐵一般的事實。比如，我們不應忘記，三合會的歷史本身就是由傳說和半真半假的故事所組成的。三合會的創始人甚至聲稱他們是受命於天的，大家也只能在一團迷霧之中找尋三合會的真面目。因此，集中研究他們的已被公開的行徑並從而作出結論，應是較為客觀可信的。很多人士向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意見，鑒於某些原因，我不能公開這些人士的姓名，但我仍對所有這些人士非常感謝，至於本書的謬誤之處，則其咎純在於作者。

第一章

殖民統治下的始創時期

香港的原居民數目不多，他們散居各處，明朝的末代皇帝被女真族打敗後，香港的多山地形為很多忠於明朝的孤臣孽子提供了理想的隱匿場所。鴉片戰爭之後，清廷在 1842 年把香港割讓給英國。清朝之後的中國政府一直認為有關的不平等條約並無約束力，從不承認香港的割讓，但事實上要一直等到 1997 年 7 月 1 日才能實現香港回歸。無論如何，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堅持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當然包括對香港的主權。1842 年之後，至 1860 年大陸尖端的九龍半島又被英人從清帝手中拿走。其後，英國政府又把大陸半島的更大一部分置於英國的管治之下，清廷把這些地方連同二百餘個小島一併租與英國 99 年，直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並且將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處理。這些屈辱歷史片段可概括為「香港問題」，而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也是一個不帶政治褒貶含義的用語。香港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英雙方之間經過 4 年的風風雨雨談判才能達至的成果。就像鴉片戰爭時一樣，雙方的談

判力量並不對等，但這次主客之勢互易。至 1985 年談判結束，兩國在 5 月 27 日正式簽訂《聯合聲明》。把談判期間計算在內，香港的回歸過渡期長達十四至十五年。而香港的居民差不多全部都決定留下。香港面積一千零九十五平方公里，香港島本身佔八十六點二五平方公里。根據官方 1996 年的人口統計，全港人口六百三十萬人，一般相信香港的人口實際上較官方數字為多。其中在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人煙稠密地區的人口最多。而三合會就是在這些地區肆虐。香港殖民政府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之後，向香港保證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二十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奇蹟地翻了四番。更使人相信香港會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五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殖民政制的組成部份的普通法，也將繼續有效，並且普通法不會停滯不前，因著本地情況不斷改變及出現新的影響因素而發展。由 1985 年至 1997 年有 12 年的時間讓港英政府繼續在香港管治，為平穩順利過渡鋪路。當初預測香港回歸中國之後，一切會基本不變，事實證明這樣的預測並沒有落空。香港經濟仍然非常強勁，維持了它的動力及競爭力。香港在抵禦對聯繫匯率的衝擊時，也顯示出她的深厚資源力量。香港特區也安然渡過遠東經濟危機。香港藉著其龐大儲備及強勁經濟活力，在未來的年月之中將繼續維持世界級的金

融及貿易中心地位。香港在這個地區肩負先導作用，而香港顯然也必須監察三合會活動。

對三合會來說，在英國殖民地管治之下的香港是一個頗為理想的活動場地，尤以早期為然。對不良份子來說，所有事情似乎都是有利於他們滋長的。三合會份子需要一個大的社區群體供他們壓榨，香港當時就有日益增長的中國人群體。再者，在九龍半島的中心地帶有九龍城寨，是不在 1898 年的北京條約割讓土地之列。除了在緊急軍事情況之外，殖民當局對九龍城寨並沒有管轄權，因此九龍城寨正好成為罪惡活動的溫床。在 1947 年，在城寨的二點七公頃土地上，擠滿了約 2000 間木屋。對三合會來說，沒有比這更為理想的發展場地。況且，香港長期受貪污問題困擾，殖民政府又採取漠不關心的政策，打從殖民統治時期創始之時開始，三合會份子就認定他們會在這裡蓬勃發展，絕不會錯。